

## 一生勤奋执着，学术渊博独创 ——怀念我的父亲王鹏飞先生

■ 王坚红



我亲爱的父亲，中国著名气象学家王鹏飞先生于2011年3月25日下午因病去世，享年91岁。在他弥留之际，我与家人陪伴在他身边，那每一分钟都深刻地留在我的脑海。父亲的豁达深远、睿智思辨、慈祥音容永远印在我的心中。我深深地怀念父亲，父亲虽然走了，但他留给我们许多精神的和学术的财富。

父亲的勤奋是我从小就有的记忆。我们家的住房搬迁过几次，可父亲伏案写作的身影却是家里不变的特征。南京的天气冬天阴冷、夏天炎热在没有空调的年代，父亲总是耐得住酷暑严寒，十分投入地伏案写作。我记得在我8、9岁时，有一次天气十分寒冷，我冻得难受，走到他的桌边，告诉他。父亲放下钢笔，拉住我的手说：“我给你搓一搓，会好些。”然后捧住我的手使劲搓了一阵，我仿佛现在还能感受到他手上长年写作的茧印在揉搓中留在我手上的温暖触觉。在父亲晚年时期，他行动不方便，写作更成为主要活动，不仅白天写，夜里因病痛睡不着时也起床写作，有时一夜起来两三次，因此他的厚达六百多页接近100万字的《王鹏飞气象文选II》得以在他90岁高龄时顺利完成并出版。2010年底，他的论文“评唐代李淳风‘占风情’方法”还在学术期刊《自然科学史研究》上发表。

父亲的学术渊博是很著名的，他对古文的熟悉以及对古代气象科技信息的通晓，是令人由衷钦佩

的。以古代南京的观象台考证为例，父亲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著文提出南京最早的南朝刘宋时代观象台的地点需要考证，而人们习惯的认为是缺乏依据的。2003年南京在建设新图书馆的工程中，发掘出了东晋至南朝的六朝建康都城的台城（即当时的宫城）城墙东端北拐的墙基（东南角）。其后在南京图书馆新馆负一楼建造了六朝建康台城的遗迹展室。这项珍贵考古成果，引起父亲要进一步考据南京南朝时期国家观象台地点及其建设的一系列问题，以正本清源。父亲几次让家人用轮椅推他去南京新图书馆的台城遗迹展室，拍摄了许多照片，并根据对各种古书中描述的有关古观象台（灵台）的内容、段落、词句做了深入分析、比对、相互验证及细致研究，环环相扣地考证确定了南朝刘宋时期，南京北极阁所建的不是“观象台”而是“日观台”，那仅是观赏日出奇景的所在。刘宋时代在建康的观象台，叫“灵台”，设于当时台城的西南角。该遗址相当于今南京大行宫一带，约在南京图书馆新址附近。父亲还指出那时建康的观象台，是继承了以往朝代的灵台，决非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根据这些研究的结论，父亲于2007年在《东南文化》上发表了论文《南朝国家观象台在今南京大行宫考》，仅从文后列出的几十篇参考文献，就可感受到父亲对古文研究的实力。同时父亲的研究并不止于对问题的澄清，他认为应该借助台城遗迹的展示，给出南朝国家观象台的文宣介绍，推介南京古代气象科技的成就，展现南京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中的地位。显然父亲是以一种系统性方式进行气象史研究，独特而深刻。

父亲在气象词典的编纂方面也

具有深厚造诣，他主编和参与编纂了包括《辞海》、《气象学词典》在内的6种大型工具书。在编纂过程中，他以宏观全局观念设计词目类别框架；以国际化视野，按国际标准进行词目编排；结合从事的学科和专业，进行词目构建；以辞书编纂规范纠正问题词目和混淆词目；特别是以开拓性的思路创建新生词目和深化认识的特殊词目。例如现在学术界、行业界普遍使用的“凝华”、“蒸凝过程”、“鬃积云”、“积层混合云”、“巨凇”、“天气导变”等专业名词均初创于父亲之笔。对不同词目的分别处理也是他客观地对待问题，合理地解决问题的行事风格的反映。我还记得他在撰写《副热带与亚热带词名溯源及意义区别》一文之前，曾向我描述他的观点：这是对同一英文词汇“subtropiczone”依据不同专业、不同含义的不同译名，学术释义应保持区别。科技术语应提倡“一词一义”，使人见词明义，避免误解，特别是当它们被用于专业名词的定语时，意义明确，不会造成混淆，不必去求统一或改名。

父亲著书立说认真严谨，可是他的内心是大度开朗的。他的众多诗词不仅用词精美，更传达着豪迈豁达的氛围、愉悦明快的心情，受到众人的赞赏，我也喜爱反复阅读。现抄录一首作为本文的结束，也表达我将以父亲对待世界的乐观态度去踏实完成父亲期望的心愿。

### 过武汉赴张家界在长沙遇雨

王鹏飞

崇轩雄峙大江边，  
江气濛濛万壑烟。  
泽国秋深波迫岸，  
鸚洲浪高水连天。  
霏飘满宇迷黄鹤，  
虹架空隈舞雨燕。  
莫愁潇湘霖不歇，  
赐我索峪百重泉！

（作者单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